

後漢書

七

漢書門類			
一三五號	一三五號	一三五號	一三五號
函	架	冊	冊
三	五	一	三

內閣文庫			
一三五號	一三五號	一三五號	一三五號
函	架	冊	冊
三	五	一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5
冊數	30 (7)	
函號	280	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後漢書志第十二

梁 鄭令 劉昭 注補

天文下 恒三十八 靈二十 隕石

孝桓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二年二月辛卯熒

惑行在輿鬼中三年五月己丑太白行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

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東井八月己亥鎮星犯輿鬼中南星乙

丑彗星甚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熒

惑犯輿鬼為死喪質星為戮臣入太微為亂臣鎮星犯輿鬼為

喪彗星見天市中為質貴人至和平元年十二月甲寅梁太后

崩梁冀益驕亂矣

元嘉元年二月戊子太白晝見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

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明年封猛兄演為南頓侯後四歲梁皇

后崩梁冀被誅猛立為皇后恩寵甚盛

永壽元年三月丙申鎮星逆行入太微中七十四日去左掖門七月己未辰星入太微中八十日去左掖門八月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太微天子廷也鎮星爲貴臣妃后逆行爲匿謀辰星入太微爲大水一日後宮有憂是歲雒水溢至津門南陽大水熒惑留入太微中又爲亂臣是時梁氏專政九月己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黃白癸巳熒惑犯歲星爲姦臣謀大將戮

二年六月甲寅辰星入太微遂伏不見辰星爲水爲兵爲妃后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爲皇后其三年四月戊寅熒惑入東井口中爲大臣有誅者其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二年四月懿獻皇后以憂死大將軍梁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議郎邴尊又欲殺鄧后母宣事覺桓帝收冀及妻壽襄城君印綬皆自殺誅諸梁及孫氏宗族或徙邊是其應也

延熹四年三月甲寅熒惑犯輿鬼質星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相順行生芒長五尺所至心一度轉爲彗熒惑犯輿鬼質星大臣有戮死者五年十月南郡太守李肅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取銅虎符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贓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京兆虎牙都尉宋謙坐贓下獄死客星在營室至心作彗爲大喪後四年鄧后以憂死

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七年七月戊辰辰星犯歲星八月庚戌熒惑犯輿鬼質星庚申歲星犯軒轅大星十月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星犯太白十二月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辰星犯歲星爲兵熒惑犯質星有戮臣歲星犯軒轅爲女主憂太白犯房北星爲後宮其八年二月太僕南鄉侯左勝以罪賜死勝弟中常侍上蔡侯愷北鄉侯黨皆自殺

癸亥。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于祠官死。宗親侍中泚陽侯鄧康。河南尹鄧萬。越騎校尉鄧弼。虎賁中郎將安鄉侯鄧魯。侍中監羽林左騎鄧德。右騎鄧壽。昆陽侯鄧統。涇陽侯鄧秉。議郎鄧循。皆繫暴室。萬魯死。康等免官。又荊州刺史芝。交阯刺史葛祗。皆爲賊所拘略。桂陽太守任胤背敵走。皆棄市。熒惑犯輿鬼質星之應也。

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壬午。熒惑入太微右執法。閏月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月癸酉。歲星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午。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九年正月壬辰。歲星入太微中。五十八日出端門。六月壬戌。太白行入輿鬼。七月乙未。熒惑行輿鬼中犯質星。九月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永康元年正月庚寅。熒惑逆行入太微東門。留太微中百一日。出端門。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太白犯心前星。太白犯輿鬼質星。有戮臣。

熒惑入太微爲賊臣。太白犯心前星爲兵喪。歲星入太微犯左執法。將相有誅者。歲星入守太微五十日。占爲人主。太白熒惑入輿鬼。皆爲死喪。又犯質星爲戮臣。熒惑留太微中百一日。占爲人主。太白晝見經天。爲兵憂在大人。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皆坐殺無辜。荊州刺史李隗。爲賊所拘。尙書郎孟璫。坐受金漏言。皆棄市。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桓帝崩。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尙書令尹勳。黃門令山水等。皆枉死。太白犯心。熒惑留守太微之應也。

孝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官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八月。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謀欲盡誅諸宦者。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長樂五官史朱瑀。覺之。矯制殺蕃武等。家屬徙日南比景。

熹平元年十月。熒惑入南斗中。占曰。熒惑所守爲兵亂。斗爲吳。其十一月。會稽賊許昭聚衆。自稱大將軍。昭父生爲越王。攻破

郡縣。

二年四月。有星出文昌。入紫宮。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炤垣墻。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辛未。白氣如一匹練。衝北斗第四星。占曰。文昌爲上將。貴相。太白犯心前星。爲大臣。後六年。司徒劉群爲中常侍。曹節所譖。下獄死。白氣衝北斗。爲大戰。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攻盜賊苴康。斬首數千級。

光和元年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日。乃消於天苑中。流星爲貴使。軒轅爲內宮。北斗魁主殺。流星從軒轅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伐殺也。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上遣中郎將皇甫嵩。朱儁等征之。斬

首十餘萬級。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至初平元年。獻帝遷都長安。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乃去。張爲周地。彗星犯之。爲兵亂。後四年。京都大發兵。擊黃巾賊。

五年四月。熒惑在太微中守屏。七月。彗星出三台下。東行入太微。至太子幸臣。二十餘日而消。十月。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占曰。熒惑在太微。爲亂臣。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郭勝。孫璋等。並爲姦亂。彗星入太微。天下易主。至中平六年。官車晏駕。歲星熒惑太白三合於虛。爲喪。虛齊地。明年。琅邪王據薨。

光和中。國皇星東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十餘日不見。占曰。國皇星爲內亂。外內有兵喪。其後黃巾賊張角。燒州郡。朝廷遣將討平。斬首十餘萬級。中平六年。官車晏駕。大將軍何進令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天象下
司隸校尉袁紹。私募兵千餘人。陰踣雒陽城外。竊呼并州牧董卓。使將兵至京都。共誅中官。對戰南北宮闕下。死者數千人。燔燒官室。遷都西京。及司徒王允與將軍呂布誅卓。卓部曲將郭汜李傕。旋兵攻長安。公卿百官吏民戰死者且萬人。天下之亂。皆自內發。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占曰。爲兵。至六年。司隸校尉袁紹誅滅中官。大將軍部曲將吳匡攻殺車騎將軍何苗。死者數千人。三年。四月。熒惑逆行守心。後星。十月戊午。月食心。後星。占曰。爲大喪。後三年。而靈帝崩。

五年。二月。彗星出奎。逆行入紫宮。後三出。六十餘日乃消。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碗。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彗除紫宮。天下易主。客星入天市。爲貴人喪。明年四月。官車晏駕。

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丈。起河鼓入天市。抵觜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狀似枉矢。占曰。枉矢流發。其官射。所謂矢當直而枉者。操矢者邪。枉人也。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盡誅中官。於省中殺進。俱兩破滅。天下由此遂大壞亂。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爲諸黃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爲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孝獻初平二年。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占曰。蚩尤旗見。則王征伐四方。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四年。四年。十月。孛星出兩角閒。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占曰。彗除天市。天帝將徙。帝將易都。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建安五年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冀州分也時袁紹在冀州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
 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九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與鬼人軒轅太微
 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禪
 十二年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也時荆州牧劉表據荆州時益州從事周群以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將伐荆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周群以爲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益州牧劉璋據益州漢中太守張魯別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別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病死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

公攻漢中魯降

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占曰歲星入太微人主改
 二十三年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坐占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隕石陳留四春秋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爲從高及下之象或以爲庶人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鄂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後漢書志第十二

後漢書志第十三

五行一

貌不恭 屋自壞

淫雨 訛言

旱 服妖

雞禍

青眚

狼食人

梁

鄭令

劉昭

注補

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

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蜀志曰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耽古篤學論

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獨亡魏徵不至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以續前志

云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

鄭玄注尚書大傳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過此則

暴天物為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飲食不享鄭玄曰享獻也禮志曰天子諸

官漢書音義曰遊田馳騁不反宮室鄭玄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音義曰無獻享之禮

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出入不節

之大畧也注五行稱鄭玄曰皆出注大傳也漢書音義曰無獻享之禮鄭玄曰君行此五

有三道出入之象也奪民農時鄭玄曰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

所經及有姦謀鄭玄曰元為朝廷房心則木不曲直鄭玄曰君行此五

緯也政東宮於地為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槁是為木不曲

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

後漢書志卷十三

五行一

梁 鄭令 劉昭 注補

五行一

梁 鄭令 劉昭 注補

五行一

梁 鄭令 劉昭 注補

性不為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沱沱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既見適于天矣洪範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以揉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鄭玄曰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洪範曰貌曰恭厥咎

狂鄭玄曰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方諸對厥罰恒雨春氣生生氣失則除其節故常雨也管子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厥極惡曰醜陋時則有服妖

貌之飾也時則有龜孽鄭玄曰龜蟲之生於木時則有雞禍冠翼者也貌洪範傳曰妖者敗胎也少小之類言其事之尚微也至孽則牙孽也至乎福則著矣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鄭玄曰病氣

來惟金沱木鄭玄曰沱珍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謹告人也及妖孽禍病皆祥皆說云氣之相傷謂之

沱尙書大傳曰凡六沱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玄曰自正月盡四月為

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隅中至日跌為日之中哺時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大傳又云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玄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

以尊卑多少則悉矣管子曰明王有四禁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

誅大臣收穀賦錢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赦過釋罪峻刑冬無爵賞祿傷伐五藏故春政不禁則五穀不成夏政不禁則草木不榮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火流邑大風飄屋折樹木地草天冬雷草木夏落而秋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多蟻蝮蟲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簾也馳車充國者追察之馬也擊羽朱飾者斬生之斧也五采纂組者蕃功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能去此取彼則王道備也續漢書曰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沱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明供御則天報之福不供御則禍災至欲尊六事之體則貌言視聽思心之御治六事之誤以致乎太平而消除禍孽害也

建武元年赤眉賊率樊崇逢安等共立劉盆子為天子然崇等視之如小兒白事自由初不恤錄也後正旦至君臣欲共饗既坐酒食未下群臣更起亂不可整時大司農楊音案劔怒曰小兒戲尚不如此其後遂破壞崇安等皆誅死唯音為關內侯以壽終

光武崩山陽王荆哭不哀作飛書與東海王勸使作亂明帝以荆同母弟太后在故隱之後徙王廣陵荆遂坐復謀反自殺也章帝時竇皇后兄憲以皇后甚幸於上故人人莫不畏憲憲於

是強請奪沁水長公主田。公主畏憲與之。憲乃賤顧之。後上幸公主田。覺之。問憲。憲又上言借之。上以后故。但譴勅之。不治其罪。後章帝崩。竇太后攝政。憲秉機密。忠直之臣與憲忤者。憲多害之。其後憲兄弟。遂皆被誅。

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驅馳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入門。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驅馳。後遂誅滅。

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稼。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

九月大雨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十七年。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害禾稼。

安帝元年。四年。秋。郡國十淫雨傷稼。方諸對策曰。雨不時節。妄賞賜也。

永寧元年。郡國三十三淫雨傷稼。

建光元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九淫雨傷稼。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延光元年。郡國二十七淫雨傷稼。按本傳。陳忠奏以爲。王侯二千石爲女使。伯榮獨拜車下。柄在臣妾。

二年。郡國五連雨傷稼。

順帝永建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六年。冀州淫雨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餘日。是時。大將軍梁冀秉政。謀害上所。幸鄧貴人母宜。冀又擅殺議郎邴尊。上欲誅冀。懼其持權日久。威勢強盛。恐有逆命。害及吏民。密與近臣中常侍單超等。圖其方略。其年八月。冀卒。伏罪誅滅。案公沙穆傳。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涇沒。

靈帝建寧元年。夏。霖雨六十餘日。是時。大將軍竇武。謀變廢中官。其年九月。長樂五官吏朱瑀等。共與中常侍曹節起兵。先誅武。交兵闕下。敗走。追斬武兄弟。死者數百人。案武死無兄弟。有兄子。

熹平元年。夏。霖雨七十餘日。是時。中常侍曹節等。共誣曰。勃海王悝謀反。其十月。誅悝。

中平六年。夏。霖雨八十餘日。是時。靈帝新棄群臣。大行尙在梓

官。大將軍何進與佐軍校尉袁紹等共謀欲誅廢中官。下文陵

更始諸將軍過雒陽者數十輩。皆憤而衣婦人衣。繡擁驅。時智

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

其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

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齟齬笑。所

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

邊梁冀別傳曰。冀婦女又有不聊生髻折要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齬笑者。若齒痛樂

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京都歎然。諸夏皆放效。此近

服妖也。梁冀二世上將。婚媾王室。大作威福。將危社稷。天誠若

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

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到延熹二年。舉宗誅夷。

延熹中。梁冀誅後。京都憤頽短耳長。短上長下。時中常侍單超

左棺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縱其姦慝。海內愠曰。一將軍死。

五將軍出。家有數侯。子弟列布州郡。賓客雜襲。騰翥上短下長。

與梁冀同占。到其八年。桓帝因日蝕之變。乃拜故司徒韓寅為

司隸校尉。以次誅鉏。京都正清。臣昭案本傳。寅誅左棺。眩具瑗。雖剋折。姦首群聞。相蒙京都未為正清。

延熹中。京都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至作漆畫。五采為系。此

服妖也。到九年。黨事始發。傳黃門北寺。臨時惶惑。不能信。天任

命。多有逃走不就考者。九族拘繫。及所過歷。長少婦女。皆被桎

梏。應木屐之象也。

靈帝建寧中。京都長者皆以葦方筒為粧具。下土盡然。時有識

者竊言。葦方筒。郡國讞篋也。今珍用之。此天下人皆當有罪。讞

於理官也。到光和三年癸丑。赦令詔書。吏民依黨禁錮者。赦除

之。有不見文。他以類比。疑者讞。於是諸有黨郡。皆讞。廷尉人名

悉入方筒中。

後漢書卷十三

四

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筥、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填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駟。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虜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胡夷異種。跨蹈中國。

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袁崧書曰。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弄狗以配人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

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群小。傳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買。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應劭曰。靈帝數以車擊。又贈亡人顯號。加於頑凶。印綬汗於腐屍。昔辛有睹被髮之祥。知其爲戒。今假號雲集。不亦宜乎。

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風俗通曰。時京師實婚嘉會。皆作魁欄酒酣之後。續以挽歌。魁欄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後。京師壞滅。尸有兼屍蟲而相食。魁欄挽歌斯之效乎。

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

下未欲平也。後還遂大亂。

袁崧曰。禪位於魏。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侍中寺雌雞欲化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

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冠距將鳴。是

歲。后父禁爲平陽侯。女立爲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

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

桓帝永興二年。四月丙午。光祿勳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鈎玦各一。鈎長七寸二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此青祥也。玉金類也。七寸二分商數也。五寸四分徵數也。商爲臣。徵爲

事。蓋爲人臣引決事者。不肅將有禍也。是時。梁冀秉政專恣。後四歲。梁氏誅滅也。

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襄楷以爲太學前疑所居。本傳楷書無前疑之

也。其門自壞。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喪亂。

永康元年。十月壬戌。南宮平城門內屋自壞。金沚木。木動也。其十二月。官車晏駕。

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平城門內屋武庫屋。及外東垣屋前後頓壞。蔡邕對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

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東垣庫之外障。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官瓦自墮。諸侯強陵主。此

皆小人顯位亂法之咎也。其後黃巾賊先起。東方庫兵大動。皇后同父兄何進爲大將軍。同母弟苗爲車騎將軍。兄弟並貴盛。

皆統兵在京都。其後進欲誅廢中官。爲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所

殺。兵戰官中闕下。更相誅滅。天下兵大起。

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餘間。

中平二年。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上屋自壞也。

獻帝初平二年。三月。長安宣平城門外屋無故自壞。至三年夏。

司徒王允使中郎將呂布殺太師董卓。夷三族。袁崧曰李傕等攻破長安城害允等

與平元年。十月。長安市門無故自壞。至二年春。李傕郭汜鬪長

安中。催迫劫天子。移置催塢。盡燒官殿城門官府民舍。放兵寇

鈔公卿以下。冬。天子東還雒陽。催汜追上到曹陽。虜掠乘輿輜

重。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邠等數十人。五行傳曰。好

攻戰。鄭玄注曰參伐爲輕百姓。鄭玄注曰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飾城郭。

鄭玄注曰孔達追備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節入保。侵邊境。鄭玄曰則金不

從革。鄭玄注曰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從形而革。人所

皆屬。涉也。洪範曰。從革作辛。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謂金失其性而爲

鏹也。漢書音義曰。言人君言不見從。則金鐵亦不從人意。

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鄭玄注曰乂治也。君言不

則君臣不治。厥罰恒陽。鄭玄曰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春秋考異。鄭曰

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

常陽從之。推設其跡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災。傷淮南子曰。殺不辜。則國赤

地。厥極憂。鄭玄曰殺氣失。時則有詩妖。鄭玄曰詩之言志也。時則有介蟲之

孽。鄭玄曰蟻蝨蠅蠅之類。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時則有犬禍。鄭玄曰犬畜之以

舌之病。鄭玄曰言氣失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

爲毛蟲。乂治也。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

鄧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爲道。故禮夫死從子之命。今專王事。此

不從而僭也。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五年。東海魯國東平山陽濟陰陳留民訛言相驚。有賊捕至京師。民皆入城也。

世祖建武。古今注曰建武三年七月。雒陽大旱。帝至南郊求雨。即日雨。五年夏。旱。京房傳曰。欲德不

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陰。衆出過時。茲

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

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電殺飛

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温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

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為

火所傷。春秋考異郵曰國大旱。冤獄結旱者。陽氣遺精不施。君上失制。奢淫僭差。氣

民怨。徵也在。所以感之者。上奢則求多。求多則下竭。下竭則潰。君不仁。管子曰。春不收

枯骨。伐枯木而起。去之則夏旱。方儲對策曰。百姓苦士卒。煩碎責租。稅失中。暴師外。營

可除。夫旱者過日。天無意於百姓。恩德不行。萬民煩擾。故天應以無澤。是時。天

下僭逆者未盡誅。軍多過時。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六月。九年春。十二年五月

一年八月。十五年八月。十八年三月。並旱。

章帝章和二年。夏。旱。時章帝崩。後竇太后兄弟用事。奢僭。古今注曰。

建初二年。夏。雒陽旱。四年。夏。元和元年。春。並旱。案揚終傳。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

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數。萬。人。吏。民。怨。曠。上。疏。云。久。旱。孔。叢。曰。建。初。元。年。大。旱。天

子。愛。之。侍。御。史。孔。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運

也。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

自責。省畝。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

和帝永元六年。秋。京都旱。時雒陽有冤囚。和帝幸雒陽寺。錄囚

徒。理冤囚。收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降。古今注曰。永元二年。郡

郡國二十二。並旱。或傷稼。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分遣議郎。請雨。案本紀

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去旱

得水。無救。為災。

永初六年。夏。旱。古今注曰。三年。郡國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旱。

二年。夏。旱。三年。夏。旱。時西羌寇亂。軍屯相繼。連十餘年。

六年。夏。旱。古今注曰。建光元年。郡國四旱。延光元年。郡國五並旱。傷稼。

順帝永建二年。夏。旱。

五年。夏。旱。

陽嘉二年。夏。旱。時李固對策。以為奢僭所致也。臣昭案本紀。元年。二

君恩澤不施於民。祿去公室。臣下專權。所致也。又周舉傳。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天子親自露坐。陽德殿。東廂。請雨。

冲帝永嘉元年。夏。旱。時冲帝幼崩。太尉李固勸太后及兄梁冀

立嗣帝。擇年長有德者。天下賴之。則功名不朽。年幼未可知。如

後漢書卷十三
光武本紀
卷十三

後不善悔無所及時太后及冀貪立年幼欲久自專遂立質帝

八歲此不用德古今注曰本初元年二月京師旱

桓帝元嘉元年夏旱是時梁冀秉政妻子並受封寵踰節

延熹元年六月早京房占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也不救必蝗蟲害穀其救也貴譴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粟不足案

陳蕃上疏宮女多聚不御憂悲之感以致水旱之困也

靈帝熹平五年夏旱蔡邕作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玄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

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出升祠手書要曰君況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與雲即降甘雨也

六年夏旱

光和五年夏旱

六年夏旱是時常侍黃門僭作威福

獻帝興平元年秋長安旱是時李傕郭汜專權縱肆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九年夏四月

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

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僭專權故謠

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

自河北興

世祖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

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曰五銖漢家貨明

當復也述遂誅滅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群見一蹇

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安得民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

意稍廣欲為天子遂被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群山

名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案順帝

卽位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為己功專國號令以

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為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又屬親

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蠶吾侯遂卽至

後漢書卷十三
五行一
九

尊。固是日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樂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云。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嚙胡。案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出眾。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嚙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閒。河閒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春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為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

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

臣昭曰。志家此釋。豈未盡乎。往一徒死。何用百乘。其後。驗竟為靈帝。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魁然單獨。非一車班班。入

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讀後。徵。正。膺斯數。繼以班班。無得以類焉。

河閒者。言上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閒。迎靈帝也。應劭釋此句云。徵靈帝者。輪班擁節入河

也。問。河閒。姪女。工數錢。一本作妖女。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

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慊慊春黃粱者。言永樂雖

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使人春黃粱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

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

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

怒而止我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豪賢及大姓。案到延熹之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

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

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織織不可整。嚼

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作饒案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

喻群賢也。井者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

長樂少府劉翬。太常許永。尚書柳分。袁崧書曰。柳分權豪之黨。為范滂所奏者。尋穆史佟

汝穎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

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群賢眾多也。中有

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織織不可整者。言姦慝大

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

恤王政。徒耽宴飲。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

饒者。陳寶被誅。天下大壞。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

合諧。案解犢亭屬饒陽河間縣也。

臣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涼後屬安平無俟明河間之縣為驗。居無幾何。而桓帝崩。使者與解犢侯。皆白蓋車從河

間來。延延眾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中

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己。白拜儵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

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弟郃。致仕司徒。此為合

諧也。

靈帝之末。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案到

中平六年。史侯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為中帝。侍段珪等數

十人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

王上北芒者也。英雄記曰。京師謠歌。咸言河臘。嚴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烏臘案。逆臣董卓滔天虐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欲共誅

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

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

逃

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

董逃。獨字卓傳曰。卓改為董安。案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

至於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為己發。大禁絕之。死者千數。靈帝之末。禮樂崩壞。實刑失中。毀譽無驗。就飾偽服。以遠典制。遠近翕然。咸名

後生放聲者。為時人有諱者。竊言舊曰世人。次曰俗人。今更曰時人。此天促其期也。其閉無幾。天下大壞也。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

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

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

陵君也。青青者。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獻帝初童謠曰。燕

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

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縊其姊妹妻子。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

破黃巾。殺劉表。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不能開。廓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圍戮。斯亦自易地而去世也。

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開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言自

中興以來。荆州無破亂。及劉表為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

始衰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言十

三年表又當死。民當移詣冀州也。子寶搜神記曰。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

獄百餘日。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日。即遣馬吏驗視。表果死。縣乃

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

史刺

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

對策。引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全身厥災。

狼食人。陛下覺痛。比求隱滯。故狼災息。東觀書曰。中山相朱遂到官。不

驗不虛。政失厥中。狼災為應。至乃殘食孩幼。朝廷愍悼。思惟咎徵。博訪其故。山嶽尊靈

國所望。秩而遂比。不奉祠。怠慢廢典。不務懇惻。淫刑放濫。害加孕婦。毒流未生。感和致

災。其詳思改。救追復所失。有不遵憲。舉正以聞。

靈帝建寧中。羣狼數十頭。入晉陽南城門。嚙人。袁崧書曰。光和三年

見憲陵上。齧衛士。蔡邕封事

曰。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page.

後漢書志第十三

後漢書志第十四

梁 鄭令 劉昭 注補

五行二 災火 草妖

五行傳曰。棄法律。鄭玄注。尚書大傳。逐功臣。鄭玄曰。功臣制法律者也。

裳。張為食。厨。翼主。天。倡。經曰。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

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則食與。殺太子。鄭玄曰。五

服樂。臣之所用。為大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以妾為妻。鄭玄曰。軒

行。火生土。天文以參。繼東井。四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以妾為妻。鄭玄曰。軒

也。春秋傳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太子之象。南宮於地。為火。火性炎上。然行人所用

屬南宮。其大星。女主之位。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

女御在前。妾為妻之象也。則火不炎上。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南宮之政。

烹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為害。是為火不炎上。他變異皆屬。診。春秋考異。郵曰

火者。陽之精也。八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生陰。故應人行。以災不祥。在所以

感之。萌。應。轉。旋。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

從逆殊心也。鄭玄曰。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厥咎舒。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

不能瞭其事也。洪範曰。視曰明。厥咎舒。識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

曰。君臣不睦。厥罰常燠。鄭玄曰。視曰火。火主夏。厥極疾。鄭玄曰。長氣失時

則舒緩矣。則有草妖。鄭玄曰。草。視之物。時則有羸蟲之孽。鄭玄曰。蠶。螟。蟲之類。蟲

則有草妖。鄭玄曰。草。視之物。時則有羸蟲之孽。鄭玄曰。蠶。螟。蟲之類。蟲

則有草妖。鄭玄曰。草。視之物。時則有羸蟲之孽。鄭玄曰。蠶。螟。蟲之類。蟲

也時則有羊禍鄭玄曰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羸蟲劉歆傳以爲羽蟲

建武中漁陽太守彭寵被徵書至明日潞縣火起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盛火數起燔官室儒說火以明爲德而主禮時寵與幽州牧朱浮有隙疑浮

見浸譖故意狐疑其妻勸無應徵遂反叛攻浮卒誅滅古今注曰建武六年

十二月雒陽市火二十四年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章帝建初元年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元和三年六月丙午雷雨

和帝永元八年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是時和帝幸北宮寶太后在南宮明年寶太后崩

十三年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后寵衰怨恨上有欲廢之意明年會得陰后挾僞道事遂廢遷于桐宮以憂死立鄧貴人爲皇后

十五年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此孝和皇帝將絕世之象也其後二年官車晏駕殤帝及平原王皆早夭折和帝世絕

安帝古今注曰永初元年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六年河南郡縣又失火燒五百八十四人永初二年四月甲寅

漢陽河陽城中失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先是和帝崩有皇子二人皇子勝長鄧皇后貪殤帝少欲自養長立之延平元年

殤帝崩勝有厥疾不篤群臣咸欲立之太后以前既不立勝遂更立清河王子是爲安帝司空周章等心不掩服謀欲誅鄧氏

廢太后安帝而更立勝元年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其後涼州叛羌爲害太甚涼州諸郡寄治馮翊扶風界及太后崩鄧氏被誅

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園火元初四年二月壬戌武庫火東觀書曰燒兵物百二十萬以上是時羌叛大爲寇害發天下兵以攻禦之積十餘年

未已天下厭苦兵役

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子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明年上以讒言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後二年官車晏駕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起兵殿省誅賊臣立濟陰王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門樓災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

古今注曰二年五月戊辰守宮失火燒宮藏財物盡四年河南

郡縣失火燒人六畜

陽嘉元年恭陵廡災及東西莫府火

古今注曰十二月河南郡國火燒廡舍殺人也太尉李

固以為奢僭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規廣治之尤飾又上欲更造官室益臺觀故火起莫府燒材木

永和元年十月丁未承福殿火

臣昭案揚厚傳是災

先是爵號阿母宋娥

為山陽君后父梁商本國侯又多益商封商長子冀當繼商爵以商生在復更封冀為襄邑侯追號后母為開封君皆過差非

禮

古今注曰六年十二月德陽酒市失火燒肆殺人

漢安元年三月甲午雒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為火所燒

東觀書曰其九十家不自存詔賜錢糶穀古今注曰火或從室屋間物中不知所從起數月乃止十二月雒陽失火

後四年官車比三晏駕建和元年君位乃定

桓帝建和二年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先

是梁太后兄冀挾姦枉以故太尉李固杜喬正直恐害其事令人誣奏固喬而誅滅之是後梁太后崩而梁氏誅滅

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先是亳后因賤人得幸號貴人

為后上以后母宣為長安君封其兄弟愛寵隆崇又多封無功者去年春白馬令李雲坐直諫死至此彗除心尾火連作

五年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四月乙丑恭北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七月己未

後漢書卷十四

南宮承善闈內火

六年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四月甲寅

安陵園寢火閏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鈞盾掖庭朔平署各火

十一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袁崧書曰是時連

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曰古之火皆君弱臣強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水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並言隕霜殺穀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於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恩忠則元元幸甚書奏不省

九年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民相驚譟袁崧書曰是時宦豎專朝鈞黨事起上尋

無嗣陳蕃寶武爲曹節等所害天下無復紀綱

靈帝熹平四年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閏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陳蕃諫云楚女悲而西宮災不御宮女怨之所

也致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南宮延及北

闕道西燒嘉德和歡殿案雲臺之災自上起椽題數百同時並

然若就縣華鑑其日燒盡延及白虎威興門尚書符節蘭臺夫

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京

房易傳曰君不思想厥妖火燒宮是時黃巾作慝變亂天常七

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命將出眾雖頗有所禽然宛廣宗曲陽

尙未破壞役起負海杼杵空懸百姓死傷已過半矣而靈帝曾

不克己復禮虐侈滋甚尺一雨布騶騎電激官非其人政以賄

成內嬖鴻都並受封爵京都爲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天戒若

日放賢賞淫何以舊典爲故焚其臺門秘府也其後三年靈帝

暴崩續以董卓之亂火三日不絕京都爲丘墟矣魏志曰魏明帝青

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此何咎於禮奉有所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誠

也唯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

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監故譴告
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維登於鼎皆聞災
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
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戒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
留其淑懿如周之制能省其餘此則祖乙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
隆吾開漢武帝時栢梁災而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災越巫
陳方廷章是嘗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
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
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親災責躬退以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
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楚蕭嘉禾必
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臣昭
曰高堂隆之言災其得天心乎雖與本志所明不同靈帝之時有焉故載其言廣災異
云

獻帝初平元年八月霸橋災其後三年董卓見殺臣昭案劉焉傳與
平元年天火燒其
城府輜重延及民
家館邑無餘也

庶徵之恒煥漢書以冬溫應之中興以來亦有冬溫而記不錄
越記范蠡曰春煥而不生者王者德不完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下不奉主命也秋
暑而復榮者百官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此四者邦之禁也管
子曰臣乘君威則陰侵
陽盛夏雪降冬不冰也

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蒂時以為嘉瓜或以為

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閻皇后初立後閻

后與外親耿寶等共譖太子廢為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

立之草妖也古今注曰和帝永元七年三月江夏縣民舍柱生兩枝其
一長尺五寸分為八枝其一長尺六寸分為五枝皆青也

桓帝延熹九年雒陽城局竹栢葉有傷者占曰天子凶

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禱樹皆高四尺所其一株宿

夕暴長長丈餘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備具京房易傳

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人狀臣昭以木生人狀下人將起京房
之占雖以證驗貌類胡人猶未辨

了董卓之亂實擁胡兵催汜之時充斥尤甚遂窺開宮

嬪劇害百姓鮮卑之徒隳籍畿封胡之害深亦已毒矣

五年十月壬午御所居殿後槐樹皆六七圍自拔倒豎根在上

臣昭曰槐是三公之象貴之也靈帝授位不以
德進貪愚是升清賢斯黜槐之倒植豈以斯乎

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宛句離狐縣界風俗通曰
西及城皇

郭路邊有草生其莖靡臃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

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風俗通曰亦作人狀操持兵弩
萬萬備具非但彷彿類良熟然

也。近草妖也。是歲黃巾賊始起。皇后兄何進。異父兄朱苗。皆為

將軍領兵。後苗封濟陽侯。進苗遂秉威權。持國柄。漢遂微弱。自

此始焉。應劭曰。關東義兵先起於宋衛之郊。東郡太守橋瑁負衆。枯亂。陵墓同盟。悉

或信 豈不

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魏志曰。建安二十

離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

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

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椹可食。臣昭曰。桑重生椹。誠是木異。必在濟

不能及。若以爲怪。則建武野穀。旅生麻。枝尤盛。復是草妖邪。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有五色大鳥集濟南臺。十月又集新

豐。時以爲鳳凰。或以爲鳳凰陽明之應。故非明主。則隱不見。凡

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孽。是時安帝信中常侍樊豐江京

阿母王聖。及外屬耿寶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太子爲濟陰王。

不惑之異也。章帝末。號鳳凰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爲羽

孽似鳳。翽翔殿屋。不察也。臣昭曰。已論 記者以爲其後章帝崩。以

爲驗。案宣帝明帝時。五色鳥群翔殿屋。賈逵以爲胡降徵也。帝

多善政。雖有過不及。至衰缺末年。胡降二十萬口。爾其驗也。帝

之時。羌胡外叛。讒慝內興。羽孽之時也。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

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叶圖徵曰。似鳳有四。並爲妖。一曰鶡鴒。鳴喙圓目。身

鳥喙大頸大翼大脰。身仁戴智。至則與之感也。二曰發明。

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銳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

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鶯鴒鳴岐。說文曰。五

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鶡鴒。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凰。

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五色大鳥見濟陰已氏。時以爲鳳凰。此

時。政治衰缺。梁冀秉政。阿枉上幸。皇后皆羽孽時也。臣昭案魏朝

雖入太常宗正府。 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時以爲鳳凰。

時。靈帝不恤政事。常侍黃門專權。羽孽之時也。衆鳥之性見非

常。班駁好聚。觀之至於小爵。希見梟者。誠見猶聚。

後漢書卷十四

五行二

六

中平三年。八月中。懷陵上有萬餘爵。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大將軍何進以內寵外。壁積惡日久。欲悉糾黜。以隆更始。允政。而太后持疑。事久不決。進從中出。於省內見殺。因是有司盪滌。度劉後祿。而尊者無餘矣。夫陵者高大之象也。天戒若曰。諸懷爵祿而尊者。還自相害。至滅亡也。古今注曰。建武九年。六郡八縣。鼠食稼。張璠紀曰。初平元年。三年。五色大鳥集魏郡。衆鳥數千隨之。魏志曰。二十三年。季秋。鳥集鄴宮文昌殿後也。恒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雨。肉似羊肋。說文曰。肋。脅骨也。或大如手。近赤祥也。是時。梁太后攝政。兄梁冀專權。枉誅漢良臣。故太尉李固杜喬。天下寃之。其後梁氏誅滅。

後漢書志第十四

後漢書志第十五

梁 郟令 劉昭 注補

五行三 大水 水變色 大寒 雷 魚孽 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鄭玄注曰。虛廢祭祀。主祭祀之牲。危為宗廟。逆天

時。鄭玄曰。月在星紀。周以為正月。在亥。罔殷以為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禴。連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則

水不潤下。鄭玄曰。君行此四者。為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為水。水性浸潤。下皆屬。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為不潤下。其他變異。又曰。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鄭玄曰。君聽不聰。則是不謀。謀必成。當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厥咎急。絕理不云下也。顯事有知。不云謀也。厥罰恒寒。鄭玄曰。聽曰水。水主

常厥極貧。鄭玄曰。藏氣失。時則有鼓妖。鄭玄曰。鼓聽之應也。時則有魚孽。鄭玄曰。魚蟲之

於水者也。時則有豕禍。鄭玄曰。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屬聽。時則有耳病。鄭玄曰。聽氣

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為介蟲之孽。謂蝗

屬也。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四年。東郡以北。傷水七年六月戊辰。雉水盛溢。至津城門。帝自行水。弘農都尉治折。為水所漂。殺

後漢書志第十四

民溺傷稼廬舍二十四年六月丙申沛國睢水逆流一日一夜止章帝建初八年六月癸巳東昏城下池水變赤如血臣昭案諸史光武之時郡國亦常有水災而志不載本紀八年秋大水又云是歲大水今據杜林之傳列之孝和之前東觀書曰建武八年間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為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御之力誦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設教強幹弱枝本支百世之義也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道觀往法政皆神已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為備貸亦所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留連貪位不能早退况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世侯之意徵幸之望曼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尚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慮舍潰徙離處潰潰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為意賊有小大勝負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唯陛下留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謝承書曰陳宣子與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懼慮不仕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罷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宣曰昔周公卜維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為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入城門如尊亡身劫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災豈况朝廷中與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言未絕水去上善其言後乘輿出宣別引在前運乘輿欲驅鉤宣車蓋使疾行御者隨車下宣前諫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步則佩玉動靜應天昔者文時邊方有獻千里馬者遠而不受陛下宜上稽唐虞下以文帝為法上納其言遂徐行按轡遷為河堤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京房易傳

曰顯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而殺人。隕霜。大風。天黃。飢而不損。茲謂泰。厥水水殺人。辟邊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春秋考異郵曰陰盛臣逆民悲情發則水出河決也是時和帝幼。竇太后攝政。其兄竇憲幹事。及憲諸弟皆貴顯。並作威虺虐。嘗所怨恨。輒任客殺之。其後竇氏誅滅。東觀書曰十年五月丁巳京師大雨南山水流至東郊壞民廬舍

十二年六月。潁川大水。傷稼。是時和帝幸鄧貴人。陰有欲廢陰后之意。陰后亦懷恚怨。一曰。先是恭懷皇后葬禮有闕。竇太后崩後。乃改殯梁后葬西陵。徵舅三人。皆為列侯。位特進。賞賜累

千金 廣州先賢傳曰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或水或旱方正薛林布衣養蠶字叔高對曰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子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今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郵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郵哀衆怨鬱積故陰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綠類水者陰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稅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郡國三十七大水傷稼董仲舒曰水者陰氣盛也是時帝在襁抱鄧太后專政 臣昭案本紀是年九月六州大水袁崧書曰六州河濟涇雒渭水盛

長泛溢傷秋稼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河南新城山水訖出突壞民田壞處泉水出深三丈是時司空周章等以鄧太后不立皇太子勝而立清河王子故謀欲廢置十一月事覺章等被誅是年郡國四十一水出漂沒民人 謝沈書曰死者以千數 讖曰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洋溢者小人專制擅權妬嫉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漏水為災

二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樹雨歲乃豐稔則水不為災也

三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

四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云三郡

五年大水 臣昭案本紀郡國八

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 水變占曰水化為血者好任殘賊殺戮不辜延及親戚水當為血 是時鄧

太后猶專政 古今注曰元初二年潁川襄城臨水化為血京房占曰流水化為血兵且起以日辰占與其色博物記曰江河水赤占曰泣血道路涉蘇於河以處

延光三年大水流殺民人傷苗稼是時安帝信江京樊豐及阿

母王聖等讒言免太尉楊震廢皇太子 臣昭案左雄傳順帝永建四年司冀二州大水傷禾稼楊厚傳

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溺殺人物是時帝幼梁

太后專政 春秋漢合學曰九郡阿黨擠排正直驕奢僭害則江河潰決方儲對策曰民悲怨則陰類強河決海溢地動土涌

桓帝建和二年七月京師大水去年冬梁冀枉殺故太尉李固

杜喬三年八月京都大水是時梁太后猶專政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 臣昭案朱穆傳云漂害數千萬戶京房占曰江河溢者天有制度地有里數懷容水

澤浸漑萬物今溢者明在位者不勝任也三公之禍不能容也率執法者刑罰不用常法

二年六月彭城泗水增

長逆流梁冀別傳曰冀之專政天為見異衆災並湊蝗蟲茲生河水逆流五星失次太白經天人民疾疫出入六年羌戎叛戾盜賊略平皆冀所致敦煌實錄張衡對策曰水者五行之首滯而逆流者人君之愚不能下及而救逆也潛潭巴曰水逆者反命也宜修德以應之

永壽元年六月雒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臣昭按本紀是時又南陽大水

梁皇后兄冀秉政疾害忠直威權震主後遂誅滅

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 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

水清。襄楷上言。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規

京都計邪。其明年。官車晏駕。徵解犢亭侯為漢嗣。即尊位。是為

孝靈皇帝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沒殺人。是時桓帝奢侈淫

祀。其十一月。崩無嗣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清袁崧書曰禱于龍塚五月山水大出。漂壞廬舍

五百餘家袁崧書曰是河東水暴出也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漂沒人物。三年秋。雒水

出。四年夏。郡國三。水傷。害秋稼。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溢。水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臣昭按袁崧書曰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七郡

獻帝建安二年九月。漢水流。害民人。是時天下大亂袁崧書曰曹操專政十七

年七月大水

十八年六月大水獻帝起居注曰七月大水上親避正殿八月以雨不止且還殿二十四年八月。漢

水溢。流。害民人袁崧書曰明年禪位于魏也

庶徵之恒寒

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邪井中冰。厚尺餘袁崧書曰是時羣賊

起天下始亂識曰寒者小人暴虐專權居位無道有位適罰無法又殺無罪其寒必暴殺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風如冬時袁崧書曰特帝流遷失政養奮對策曰當溫而寒刑罰慘也

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國三雨雹。大如雞子春秋考異郵曰陰氣之專精凝合生雹雹之為

言合也以妾為妻大奪重九女之妃闕而不御坐不離前無由相去之心同與余駟房
其之內歡欣之樂專政夫人施而不博陰精凝而見成易識曰凡電者過由人君惡聞
蔽賢施之並當雨不雨故反電下也 是時和帝用酷吏周紆為司隸校

尉刑誅深刻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年十月戊辰樂浪上谷雨電傷稼十二年河
南平陽雨電大如杯壞敗吏民廬舍十五年十二月乙卯鉅鹿雨電

傷稼永平三年八月郡國十二雨電傷稼十年郡國十八或雨電蝗易緯曰夏電者治
道煩苛緣役急促致令數變無有常法不救為兵強臣逆謀蝗蟲傷穀救之舉賢良爵
有功務寬大無
誅罰則災除

安帝永初元年雨電 二年雨電大如鷄子 三年雨電大如

鴈子傷稼劉向以為電陰脅陽也是時鄧太后以陰專陽政

元初四年六月戊辰郡國三雨電大如杆杯及雞子殺六畜 古今

注曰樂安電如杆殺人京房
占曰夏雨電天下兵大作

延光元年四月郡國二十一雨電大如雞子傷稼是時安帝信

讒無辜死者多 臣昭按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電如斗安帝見孔季彥問其故對
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
此二
者也

三年雨電大如鷄子 古今注曰順帝永建三年郡國十二
雨電六年郡國十二雨電傷秋稼

桓帝延熹四年五月己卯京都雨電大如鷄子是時桓帝誅殺

過差又寵小人 七年五月己丑京都雨電是時皇后鄧氏僭

侈驕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雨電四年五月河東雨電

光和四年六月雨電大如鷄子是時常侍黃門用權

中平二年四月庚戌雨電傷稼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電如斗 袁崧書曰電殺人前後雨
電此最為大時天下潰亂

和帝元興元年冬十一月壬午郡國四冬雷是時皇子數不遂

皆隱之民間是歲宮車晏駕殤帝生百餘日立以為君帝兄有

疾封為平原王卒皆夭無嗣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
年遼東冬雷草木實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乙亥陳留有石隕地四 臣昭案天文志末已載
石隕未解此篇所以重

記石與雷隕俱者九月雷未為異桓帝亦有此隕後不兼載於是為常古今注
曰章帝建初四年五月戊寅隕陰石從天墜大如鐵鑕色黑始下時聲如雷

安帝永初六年十月丙戌郡六冬雷 京房占曰天冬雷地必震又曰教
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

月大聲八月闔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冬刑致災螽蟲出行不救之則冬溫風以其
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足議獄刑賞謫罰災則消矣古今注曰明帝永平七年

後漢書卷十五

五行

後漢書卷十五

五行

後漢書卷十五

十月丙子。七年十月戊子。郡國三冬雷。

元初元年。十月癸巳。郡國三冬雷。三年十月辛亥。汝南樂浪

冬雷。四年十月辛酉。郡國五冬雷。六年十月丙子。郡國五

冬雷。

永寧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建光元年。十月。郡國七冬雷。

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冬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太后既崩。

阿母王聖。及皇后兄閭顯兄弟。更秉威權。上遂不親萬機。從容

寬仁任臣下。古今注曰。順帝永和四年四月戊午。雷震擊高廟世祖廟外槐樹。

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憲陵寢屋。先是梁太后聽兄冀

枉殺李固杜喬。

靈帝熹平六年。冬十月。東萊冬雷。

中平四年。十二月晦。雨水大雷電雷。

獻帝初平三年。五月丙申。無雲而雷。四年五月癸酉。無雲而

雷。

建安七八年中。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响聲積數年。

後。豫章賊攻沒醴陵縣。殺略吏民。千寶曰。論語。隨輔像曰。山土崩。川閉塞。

時天下尚亂。袁傑並爭。曹操事二袁於河北。孫吳創基於江外。劉表阻衆。亂於襄陽。南

招零桂。北割漢川。又以黃祖爲爪牙。而祖與孫氏爲深讎。兵革歲交。十年。曹操破袁。譚

於南皮。十一年。走袁尙於遼東。十三年。吳禽黃祖。是歲。劉表死。曹操畧荆州。逐劉備於

營陽。十四年。吳破曹操於赤壁。是三雄者卒共三分天下。成帝王之業。是所謂庶幾合

兵王作者也。十六年。劉備入蜀。與吳再爭荆州。於時戰

爭。四分五裂之地。荆州爲劇。故山鳴之異。作其域也。

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一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

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疎。臣昭謂此

也。妖

和帝永元四年。蝗。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歲水旱。蝗蟲爲災。古今

郡國十八。大蝗旱。草木盡。二十八年。三月。郡國十八。蝗。二十九年。四月。武威。酒泉。清河

京兆。魏郡。弘農。蝗。三十年。六月。郡國十二。大蝗。三十一年。郡國大蝗。中元元年。三月。郡

國十六。大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酒泉。大蝗。從塞外入。謝承書曰。永年十五年。蝗起。秦

山。彌衍。竟。豫。沉。書。鍾。離。意。識。起。北。宮。表。云。未。數。年。豫。章。遭。蝗。穀。不。收。民。飢。死。縣。數。千

百 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九月京都蝗。 九年。蝗從夏至秋。

先是西羌數反。遣將軍將北軍五校征之。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寇亂。軍眾征距。連十餘年。識曰。主失

禮頌黃則旱之。魚螺變為蝗蟲。五年夏。九州蝗。京房占曰。天生萬物百穀以給民用。天地

朝無忠臣。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虫矣。不救致兵。起其救也。舉有道置於位。命諸侯試明經。此消災也。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

蝗子生。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 七年夏。蝗。

元初元年。夏。郡國五。蝗。 二年夏。郡國二十。蝗。

延光元年。六月。郡國蝗。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眾征之。

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寇沙南。用眾征之。

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慮。苟

貪權作虐。春秋考異。曰。貪擾生蝗。 二年六月。京都蝗。

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

延熹元年。五月。京都蝗。

臣昭案。劉歆傳。皆逆天時。聽不聽之過也。養奮對策。曰。佞邪以不正食祿。饗所致。謝沈書曰。九年。揚州六

郡。連水旱。蝗害也。

靈帝熹平六年。夏。七州蝗。先是鮮卑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護

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臧旻。將南

單于以下。三道並出討鮮卑。大農經用不足。殷歛郡國。以給軍

糧。三將無功。還者少半。

光和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冬踊。其咎焉在。蔡邕對曰。臣

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

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蝗蟲貪苛之所致也。是

時。百官遷徙。皆私上禮。西園以為府。蔡邕對曰。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

省別藏。以贖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歛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

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獻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天下大亂。

建安二年。五月。蝗。

後漢書志第十五

後漢書志第十五
卷之十五
五行四
大風拔樹
山崩
地陷
牛疫

後漢書志第十六

梁郗令劉昭注補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華孽劉歆傳為羸蟲之孽。謂螟屬也。
世祖建武三十二年九月。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地裂壓殺人。其後武谿蠻夷反。為寇害。至南郡。發荊州諸郡兵。遣武威將軍劉尚擊之。為夷所圍。復發兵赴之。尚遂為所沒。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申。山陽東平地震。
和帝永元四年六月丙辰。郡國十三地震。春秋漢舍孽曰。女主

盛。臣制命。則地動。圻畔震起。山崩。淪。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後五日。詔收憲印綬。兄弟就國。逼迫皆自殺。五年。二月戊午。隴西地震。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九月。匈奴單于於除難。韃叛。遣使發邊郡兵討之。七年。九月癸卯。京都地震。儒說。奄官無陽施。猶婦人也。是時。和帝與中常侍鄭眾。謀奪竇氏權。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倫。二人始並用權。九年。三月庚辰。隴西地震。閏月。塞外羌犯塞。殺略吏民。使征西將軍劉尚擊之。安帝永初元年。郡國十八地震。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動。是時。鄧太后攝政。專事。訖建光中。太后崩。安帝乃得制政。於是陰類並勝。西羌亂。夏。連十餘年。

二年。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三月癸巳。郡國四地震

五年。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二月。郡國十地震。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二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地圻裂。漏水敗壞城

郭民室屋壓人。冬。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九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地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言。破壞鄧太后家。於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江京樊豐等。皆得擅權。延光元年七月癸卯。京都郡國十三地震。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

三年。京都郡國二十三地震。是時以讒免太尉楊震。廢太子。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時安帝既崩。閻太后攝政。兄弟閻顯等並用事。遂斥安帝子。更徵諸國王子。未至。中黃門遂誅顯兄弟。

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丙子。京都漢陽地震。漢陽屋壞殺人。地坼。涌水出。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張昉等用權。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都地震。是時爵號宋娥為山陽君。

四年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是時宋娥構姦誣罔。五月事覺。收印綬歸田里。

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太尉王翼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時龔宗親有以楊震行事諫之。止云。

三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壞。壓殺人。閏月己酉。京都地震。十月西羌二千餘騎入金城塞。為涼州害。

四年三月乙亥。京都地震。

五年二月戊申。京都地震。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從去年九月以來至四月。凡百八十日。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三月護羌校尉趙

冲為叛胡所殺。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是時順帝崩。梁太后攝政。欲為順帝作陵。制度奢廣。多壞吏民家。尚書樊豐諫事。太后怒。



癸卯。詔書收巴下獄。欲殺之。丙午。地震。於是太后乃出巴。免為庶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庚寅。京都地震。九月丁卯。京都地震。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持權。至和平元年。太后崩。然冀猶秉政專事。至延熹二年。乃誅滅。

三年。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十一月辛巳。京都地震。

二年。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十月乙亥。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十二月。京都地震。

延熹四年。京都右扶風涼州地震。

五年。五月乙亥。京都地震。是時。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謀誅除梁冀德之。並使用事專權。又鄧皇后本小人。性行無恒。苟有顏色。立以為后。後卒坐執左道廢。以憂死。

八年。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靈帝建寧四年。二月癸卯。地震。是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皆專權。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四月丙辰。地震。靈帝時。宦者專恣。

二年。三月。京兆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漏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頓。縣易處。更築城郭。

獻帝初平二年。六月丙戌。地震。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會稽南方大名山也。京房易

傳曰。山崩陰乘陽。弱勝強也。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也。劉歆以爲崩猶地也。是時竇太后攝政。兄竇憲專權。

七年。七月。趙國易陽地裂。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衆乖離。漢軍追討。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填谿。殺百餘人。明年冬。至蠻夷反。遣使募荊州吏民萬餘人。擊之。

元興元年。五月癸酉。右扶風雍地裂。是後西羌大寇涼州。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是時鄧太后專政。秋八月。殤帝崩。

安帝永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六年。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各六十三所。

元初元年。三月己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其後三年正月。蒼梧鬱林合浦盜賊群起。劫略吏民。

二年。六月。河南雒陽新城地裂。

延光二年。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

三年。六月庚午。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閻太后攝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閻后兄弟。明年閻后崩。

順帝陽嘉二年。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時李固對策。以爲陰類專恣。將有分離之象。所以附郊城者。是上帝示象以誠。陛下也。是時宋娥及中常侍。各用權分爭。後中常侍張達。蓬政。與大將軍梁商爭權。爲商作飛語。欲陷之。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溢壞。寺屋。殺人。時

梁太后攝政。兄冀枉殺李固杜喬。三年。郡國五山崩。和平元年。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二年。六月。東海朐山崩。冬十二月。泰山琅邪盜賊群起。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時梁皇后兄冀秉政。桓帝欲自由。內患之。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是時。上寵恣中常侍單超等。四年。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永康元年。五月丙午。雒陽高平永壽亭上黨_{工玄}反。氏地各裂。是時。朝臣患中常侍王甫等專恣。冬。桓帝崩。明年。竇氏等欲誅常侍黃門。不果。更爲所誅。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安帝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是時。鄧太后攝政。以清河王子年少。號精耳。故立之。是爲安帝。不立皇太子勝。以爲安帝賢。必當德。

鄧氏也。後安帝親讒。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至破壞。此爲瞽瞍也。是後西羌亦大亂。涼州十有餘年。

二年。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三年。五月癸酉。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

七年。八月丙寅。京都大風拔樹。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二萬餘枚。延光二年。三月丙申。河東潁川大風拔樹。六月壬午。郡國十一

大風拔樹。是時。安帝親讒。曲直不分。

三年。京都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靈帝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雨雹。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東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道鹵簿車。或發蓋。百官霑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中平五年。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獻帝初平四年。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

中興以來。脂夜之妖無錄者。

章帝七八年間。郡縣大螟。傷稼。語在魯恭傳。而紀不錄也。是時章帝用竇皇后讒。害宋梁二貴人。廢皇太子。

靈帝熹平四年。六月。弘農三輔螟蟲爲害。是時。靈帝用中常侍曹節等讒言。禁錮海內清英之士。謂之黨人。

中平二年。七月。三輔螟蟲爲害。

明帝永平十八年。牛疫死。是歲。遣竇固等征西域。置都護。戊己

校尉。固等適還。而西域叛。殺都護陳睦。戊己校尉關寵。於是大怒。欲復發興討。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睿也。

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牛大疫。是時。竇皇后以宋貴人子爲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讒毀之。章帝不知。竇太后不善厭谷霧也。或曰。是年六月。馬太后崩。土功非時。興故也。

後漢書志第十六

後漢書志第十七

梁 鄭令 劉昭 注補

五行五

射妖 龍蛇孽 人化 死復生 疫 馬禍 人病 投蛻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尙書大傳。皇作王。鄭玄曰。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

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經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道。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

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情性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和則不能立。其事也。古文尙書。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馬融對策曰。大中之道。在

天爲北辰。在地爲人君。厥咎眊。尙書大傳。作晉。鄭玄曰。晉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傳曰。眊。眊。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字林曰。目少

睛曰。厥罰恒陰。鄭玄曰。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陰氣失。故常陰。厥極弱。鄭玄曰。天爲剛德。剛氣失

行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敬也。時則有射妖。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

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時則有龍蛇之孽。鄭玄曰。龍。蟲之生於淵。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時則有龍蛇之孽。行無形。遊於天者。也。屬

曰。龍。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時則有馬禍。鄭玄曰。天行健。馬畜。時則有下人伐上

之病。鄭玄曰。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

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鄭玄曰亂謂薄食闕並見逆謂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皇君也極中也既不

明也說云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秋王師敗績

以自敗為文恒陰中興以來無錄者臣昭案本傳陽嘉二年即顯上書云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久陰不雨

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辭居貧

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近射妖也風俗通曰龍從兄陽求臘錢龍假取繁數頗厭患之陽與

錢千龍意不滿欲破陽家因持弓矢射玄武東闕三發吏士呵縛首服因是遣中常侍

向書御史中丞直事御史謁者衛尉司隸河南尹雒陽令悉會發所劾時為太尉議曹

掾白公鄧盛夫禮設調觀所以飾門章於至尊懸諸象魏示民禮法也故車過者下步

過者趨今龍乃敢射闕意慢事醜次於大逆宜遣主者參問變狀公曰府不主盜賊當

與諸府相候劾曰丞相邪吉以為道路死傷既往之事京兆長安職所窮遂而住車問

牛喘吐舌者豈輕人而貴畜哉頗念陰陽不和必有所害掾史爾乃悅服漢書嘉其達

大體今龍所犯然中外奔波邪吉防患大豫况於已形昭晰者哉明公既處宰相大任

加掌兵戎之職凡在荒裔謂之大事何有近日下而致逆節之萌者孔子攝魯司寇非

常卿也折僭盜之端消繼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闕外收強齊侵地內虧

三桓之威區區小國尚於趣舍大漢之朝焉可無乎明公恬然謂非已詩云儀刑文王

萬國作孚當為人制法河必取法於人於是公意大悟遣令史謝申以鈴下其後

規應掾自行之還具條奏時靈帝詔報惡惡止其身龍以重論之陽不坐

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兵還相猜疑對相攻擊戰於

闕下苗死兵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內人燒盡應劭曰龍者陽類君

安帝延光三年濟南言黃龍見歷城琅邪言黃龍見諸是時安

帝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為太子信讒廢

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為瑞應明年正月

東都又言黃龍二見濮陽

桓帝于寶搜神記曰桓帝即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雒陽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鱗甲

可數十丈袁崧書曰長襄楷以為夫龍者為帝王瑞易論大人天

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莽而世祖復興此易代之徵也至

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代漢臣昭曰夫屈中隴見變化無方非顯死之體

永康元年八月巴郡言黃龍見時吏傅堅以郡欲上言內白事

天鳳則帝涉三主年踰五十此為迂闊將恐非徵矣

以為走卒戲語不可。太守不聽。嘗見堅語云。時民以天熱欲就池浴。見池水濁。因戲相恐。此中有黃龍。語遂行人間。聞郡欲以為美。故言。時史以書帝紀。桓帝時政治衰缺。而在所多言瑞應。皆此類也。又先儒言。瑞與非時。則為妖孽。而民訛言生龍語。皆龍孽也。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

微弱。楊賜諫曰。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宜抑皇甫之權。謝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者也。案張奐傳。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奐上疏。陳蕃。寶武。未被明宥。妖皆之來。皆為此也。

敦煌寶錄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

更始二年。二月。發維陽。欲入長安。司直李松奉引。車奔觸北宮

鐵柱門。三馬皆死。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

桓帝延熹五年。四月。驚馬與逸象突入宮殿。近馬禍也。是時桓

帝政衰缺。

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者。頭乃好。此馬以生子。

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馮巡遷甘陵相。黃巾初起。為所殘殺。而國家亦四面受敵。其後關東州郡各舉義兵。卒相攻伐。天子西移。王政隔塞。其占與京房同。光和中。雒陽水西橋民馬逸走。遂鬻殺人。是時公卿大臣及左右數有被誅者。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臣昭曰。案此二食夫妻不同。在河南北。每見死

異。斯豈怪妖復有徵乎。河者經天巨地之水也。河內河之陽也。夫婦參配。陰陽判合。成體。今以夫之尊。在河之陽。而陰承體。卑吞食尊陽。將非君道昏弱。無居剛之德。遂為陰細之人。所能消毀乎。河南河之陰。河視諸侯。夫亦惟家之主。而自食主內之人。時宋皇。后將立。而靈帝一聽。閹宦無所厝心。失於宮房之愛惡。亦不全中懷抱。宋后終廢。王甫。挾姦陰中。列侯實應厥位。天戒若。曰。徒隨變豎之意。夫噉其妻乎。

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

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應劭時為郎。風俗通曰。劭故往視之。何在其有人也。走漏汗。處臍。緒。流。漣。

壁有他劍。數寸。曲折耳。劭又通之曰。季夏土黃。中行用事。又在壁中。壁亦土也。以見於虎賁寺者。虎賁國之秘兵。扞難禦侮。必是於東東者。動也。言當出師行將。天下搖動也。

天之以類告也。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

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餒，率而勝之。

物理論曰：黃巾被服純黃，不將尺兵，肩長衣，翔行舒步，所至郡縣無不從，是日天大黃也。

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

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

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

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

成帝時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

皆輕於言，以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不成。

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

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

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劾

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熹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閉乘輿，廢帝

發后百官，總已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

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闖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未中黃門，誅滅

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平哀，案張角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

徵也。案劭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臣昭注曰：檢觀前通各，有未直尋

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溲天之稱，以內臣孫夫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

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家，尤見其證。

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胷俱前向，以為不

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霧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

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

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官

禁落屋，謹呼上，取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

臣昭曰：魏人入宮，既奪漢之

後母

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

共身。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龍，入于深淵，其後時出

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為龍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

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天，乃備光盛，俯等龜龜，有愧潛躍，首從戴釵，

卑弱未盡，後帝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獨猶傍讚，推求斯異，女為曉著矣。

後漢書卷之七

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以其家杉木樁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聞其塚中有聲。便語

其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于寶搜神記曰。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

蔡仲。開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冢。剖棺斧斂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為吏所見。遂收治。依法當棄市。娥兒聞來。迎出棺。將去。武陵太守聞娥死復

生。召見問事狀。娥對曰。開謬為司命所召。到得遣出。過西門。適見外兄劉伯文為相。勞問。淚泣悲哀。娥語曰。伯文。一日誤見。召今得遣歸。既不知道。又不能獨行為我得一伴

不。又我見。召在此。已十餘日。形體又當見埋藏。歸當那得自出。伯文曰。請為問之。即遣門卒與戶曹相問。司命。一日誤召。武陵大女李娥。今得遣還。娥在此。積日尸喪。又當殯

欲當作何等。得遣還。便可為伴。輒令黑過。劫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民李黑。亦得遣還。便可為伴。輒令黑過。劫娥比舍。蔡仲令發。出娥也。於是娥遂得出。與

伯文別。伯文曰。書一封。以與兒。娥遂與黑俱歸。事狀如此。太守慨然嘆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以為祭。仲雖發冢。為鬼神所使。雖欲無發。勢不得已。宜加寬宥。詔書報

可。太守欲驗。解處實。即遣馬吏。於西界推問。李黑得之。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伯文。其紙乃是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表文字猶在也。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

佗。當從府君出。案行。當以八月八日。日中時。武陵城南溝水畔。頓汝。是時必往。到期。悉將大小於城南待之。須臾果至。但聞人馬隱隱之聲。詣溝水。便聞有呼聲。曰。佗來。汝得

我所寄。李娥書。不邪。曰。即得之。故來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問之。悲傷斷絕。曰。死生異路。不能數得。汝消息。吾亡後。兒孫乃爾。許人。良久謂佗曰。來春大病。與此二丸。藥

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前。春武陵果大病。白日見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曰。此方相隨也。博物記曰。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

漢宮人家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第。郭后崩。哭泣哀過。遂死。漢末發范明友奴家。奴猶活。明友霍

光女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此奴常遊走居民間。無不正住處。遂不知所在。

七年。越嚮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群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

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

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會稽大疫。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瘡也。大瘡者何。病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十三年。揚徐部大疾疫。會稽江左甚。案傳鍾離意為督郵。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案此則頻歲也。古今注曰。二十六年。郡國七大疫。

延光四年。冬。京都大疫。張衡明年上封事。臣竊見京師為害。兼所及民多病。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焦心。以為至憂。臣官在

於考。變禳災。思任防救。未知所由。夙夜征營。臣聞國之大事。在祀。祀莫大於郊。天奉祖。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憲之臣。欲徵諸國王子。故不發

喪。衣車還宮。僞遣大臣。並請命。臣處外官。不知其審。然尊靈見罔。豈能無怨。且凡夫。私小有不調。猶為譴謫。况以大機。用禮郊廟。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天地明察。

降禍。見災乃其理也。又聞者。有司正以冬。至之後。奏聞。恭陵神道。陛下至孝。不忍距逆。或發冢。移尸。月令。仲冬。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上泄。是謂發天

地之房。諸蠶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厲氣未息。恐其殆此。二年。欲使知過。改悔。五行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萬福乃降。用章于下。臣愚以為可使公

後漢書卷十七 五行五

卿處議所以陳術改過取媚神祇自求多福也

桓帝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又疫

延熹四年正月大疫太公六韜曰人主好重賦役大宮室多臺遊則民多病温也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春大疫五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正月大疫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魏文帝書與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魏陳思王常說疫氣云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號

泣之哀或闔門而殯或舉族而喪者

靈帝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温明殿東庭中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列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

官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

投蜺案邕集稱曰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誠圖曰天子外苦兵者也變不空生。占不空言

邕對又曰意者陛下樞機之內祗席之上獨有以色列見進陵辱踰制以昭變象若群臣有所毀譽聖意低迴未知誰是兵戎未息威權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在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勒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先是立皇后何氏。皇后每齋當

謁祖廟輒有變異不得謁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立三十六方起兵燒郡國山東七州處處應角遣兵外討角等內使皇后二兄為大將統兵其年官車晏駕皇后攝政二兄秉權譴讓帝母永樂后令自殺陰呼并州牧董卓欲共誅中官中官逆殺大將軍進兵相攻討京都戰者塞道皇太后母子遂為太尉卓等所廢黜皆死天下之敗兵先興於官省外延海內二三十歲其殃禍起自何氏袁崧書曰是年七月虹晝

見御坐玉堂後殿前庭中色青赤也

後漢書志第十七
 卷之十七
 五
 九

後漢書志第十七



